

## 編 者 的 話

解放后，我国广大劳动人民获得了彻底翻身，摆脱了过去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生活，做了社会的主人，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，一天比一天美好。可是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，老一辈的人应该经常重温过去的苦难和艰苦斗争的历史，增强革命意志，永不忘本；年青一代，正如有人说的，他们是“吃蜜长大的”，而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却是异常重要而神圣的，历史要求他们要做红色的革命接班人，接过老一代手中的革命红旗，坚定地将革命进行到底。因而年青一代就更应该了解过去老一辈所走过来的血泪道路，牢记阶级苦，阶级仇，深知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，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社会，站稳革命立场，勇敢地投入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、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去。为了这个目的，我们将陆续编辑出版一批四史书籍，为读者提供生动具体的活材料。

现在出版的《永不忘本》是一部农民家史集。其中大多

数文章都曾在报刊上发表过，收入本书时在文字上做了某些修改。在編輯过程中，承蒙不少机关单位和作者給予大力支持，在此表示感謝。此外，衷心地希望广大讀者对我们四史的編輯出版工作多多提出意見。

## 目 录

何处求生.....	( 1 )
悲惨的遭遇.....	( 5 )
牢记阶级仇恨.....	(11)
永不忘本.....	(18)
姐妹团圆.....	(28)
翻身不忘本.....	(38)
仇恨.....	(47)

# 何 处 求 生

乔 作 人 編 写

在民国八年的春天，当了十几年长工的何义，穷到家无炊米的境地。内债、外税，逼得他走投无路，便背上五岁的儿子满仓，抱着一岁的女儿改叶，领着老婆，离乡背井逃难新地。

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后生，对穷困不服气。他认为他穷是由于地方不好，老财恶毒。他常说就凭他这身好苦，只要挪开这个鬼地方，就能发家致富。因此，在他告别乡亲上了路的时候，扭回头对着他的村子发誓：“西柳沟，西柳沟，我何义不发财不回头！”

在他离家的第三天头上，到了察右前旗二苏木村，利用他父亲何四功曾在这里当过长工的关系，求着大地主吴砘子的头户周七，佃种了他五十亩分收地（四六分成），从此，他们就在这里安下了身。

按规定，佃户种地，自备耕畜农具，可他是讨吃的摆供——要甚没甚。不过周七对他是桑干河里下豆

面——給的湯挺寬。沒糧吃摸上，沒錢花拿上。這種“恩惠”對待，感動得他們沒有別的報答，只好受，受，沒明沒夜的受，不要命的受。趕得還不錯，整年風調雨順，庄稼長得像澆上了油，齊刷刷的可愛人哩。他們看着自己三十畝浪打浪的莠麥，二十畝稠粳粳的糜子，高興地說：“這地方的日頭可照到咱們身上了！”

時間飛快，轉眼到了放黃田的季節。他們兩口子，鐮不離手，頭不依枕的趕着割地。大片金黃色的塊子割成了些細條條的時候，不知從哪里跑來一個騎馬的人，身穿黑衣服，眼上戴着墨鏡，手提馬鞭，在糜子地里走了個來回，又到莠麥地點了碼子數，最後走到何義眼前的一碼莠麥旁，反復轉了幾圈，揀起一個大莠麥，掂了掂分量，舞動着馬鞭子說：“哎！告訴你，莠麥割了七百個，每個按升半分成；糜子二百五十捆，每捆二升八合！”這人便是吳碎子的李管家。

從此，何義舒展的心情收縮了，懷里像揣了個小兔子，時刻不停地怦怦亂跳。

庄稼一上場，他們開始了收打。周七和李管家領了幾個長工，拿着算盤賬簿，早就站到了場頭。起場時，算盤珠子乒乓一响，整場莠麥全叫人家裝走了。緊接着就是第二場，第三場……到了第五場，何義實在忍不住了，就開口問道：“你們要裝多少？讓我也清楚清楚！”李管家嘿嘿地冷笑一聲，把賬簿伸在何

义面前。何义看字不懂得头朝上下，哪敢接賬簿呢。李管家鄙視的斜看了何义一眼，把賬簿拉回去，像念倒头經似地念道：

“何义，种地五十亩，实打莠麦十一石二斗半，糜子七石。应交莠麦四石五，糜子二石八。春天借莠麦二石，按斗头利收三石。借大洋十元，本利加起来，折莠麦三石。二三得六，四六得十、加二，八五十三，共收粮食十三石三。四場收了十一石五，一三三抛一一五，还差石八。”他説完把头一甩，对长工下令：“摸！”

何义两口子的想望成了泡影，眼巴巴看着自己一年的血汗都流到地主的仓库里，失望的抱头大哭了几天。

在那种社会里，哭塌腦子誰心疼你！一天，他擦干了眼泪，去到头戶家，祈求周七：“周叔，給我在东家跟前説几句好話吧。糜子估得过高了，莠麦也沒拉上去。您行行好吧，我們两口子受了一年，只落了石七‘二料子’……”他説着痛苦地哭开了。

“老弟，今年的事已就了，明年再説吧。”周七从靠枕上坐起来説。“到了揭不开鍋的时候，告訴老哥一声，給你再費些唇舌抓借上点！”

这是多么恶毒阴險的一个陷阱呀，何义被陷在这里想走也迈不开步了。一年盼一年，一直盼到民国

十七年，債務積得比身上的虱子也多，殺人不眨眼的“老天爺”，又給來了個災荒年。總共打了石五膳糧，別說還債務，一家六口人（又生了兩個兒子）連口也糊不上！為了多吃一頓飯，喝的糊糊稀得都不挂碗。

冬天总算熬过去了。一打春，家里一顆糧食也沒有了，東家又不借給，不懂事的三娃整天嚎哭。何義的心早被這種嚎哭聲揉碎了。他看着孩子骨瘦如柴的身體，絕望地把心一橫，從康家窰把他岳父謝二科叫去，商量着賣女人，好讓他帶着孩子們求條活路。他女人聽到這話，氣得罵何義沒有男子漢骨氣。并說：“生離不如死別，萬一到了無路可走的地步，死也不過是幾條命！”

全家的乞討生活又從此開始了。東村走西村窰，飢一頓，飽一頓，唯一的希望只有等待着秋天的收成。可憐的苦命人，他們哪能知道，向他們走來的不是丰收滿倉，而是一個可怕的大災荒年。

這年冬天，要飯更困難了，縱然有人給上一星半點，連孩子們的肚也填不滿。

這樣可憐的生活，誰看見不掉淚？可是惡毒的地主對他們還不鬆手，在年三十的晚上，到家逼債，挑翻炕洞不算，把僅有的一口鍋、一個水缸也奪去了。

次日天明，何義拉起他那根要飯的打狗棍，領着老婆孩子像十年前離開西柳溝那樣離開了二蘇木……

## 悲 慘 的 遭 遇

房 有 良 口 述

张宝春 高振家 程德普 整理

我家原住在辽宁义县，一九二三年父亲給地主家赶車，压断了一只腿，从我記事那天起，父亲一直是拖着一只腿伏在地上走路的。由于父亲成了残废，义县又遭到灾荒，没办法，一家五口要着飯流落到洮南穆家店，从此便开始了乞討生活。

到穆家店以后，因为沒人干活，一家五口，勉强栖身在地主的一个阴暗潮湿的小馬架子里，全靠父亲去要飯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。父亲行动困难，要来的东西特別少，怎样也无法糊口。第二年母亲生了我，三岁的哥哥在这年却被活活餓死。母亲含着眼泪向九岁的大姐說：“孩子，你好好照看弟弟妹妹，媽也出去給你們要点，不然咱們就都得餓死了。”父母都出外討飯，家里就剩下我們几个光屁股的孩子。一到冬天，屋里冷得呆不住人，母亲每次出去要飯时，都得

在炕上扒上一盆火，为我们取暖。由于饥饿的折磨，孩子们都相当虚弱，二姐虽然五岁，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，就在大姐上厕所的一刹那，二姐刚站起来就一头栽倒在炕上，双手插进火盆里。当母亲回来时大姐正在哭叫，二姐已被烧得焦头烂额，两手大泡，失去了知觉，十个指头只剩了三个。尽管这样，母亲每天还得出外讨饭。

在我十二岁的时候，母亲终于被饥饿和贫困折磨死了。母亲一死，全家老幼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，四散了。大姐在九岁时，早已去当了童养媳，二姐也给小接了，其他几个弟弟妹妹送人的送人，被亲友领走的领走。父亲仍和从前一样，拖着一只腿到处要饭，我到地主王中玉家去放猪。母亲的死给了我很大的打击，衣服破了没人补，几个月后，已经破烂不堪，浑身上下只剩下一条破裤衩。再没有人给我做鞋穿，脚被茬子扎得像筛子眼似的。但地主哪管你死活，每天鸡叫为亮天，伙夫起来做饭，我就得起来烧火。另外像挑水、担柴、哄孩子，都是我的事。就是这样拚死拚活地干，还是经常挨打。这一年我精神恍惚，总好像在云雾里一样。八月的一天，我由于过度疲劳放猪睡着了，丢了猪，晚间回去刚进院就被地主王中玉用驴缰绳揍头盖顶的一顿好打，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。光打还不算，他回手又拿起洋叉，非要

扎死我不可。就在他一回身的工夫，我跑掉了。在地里蹲了两天两夜，第三天中午，父亲才在地里找到我，爷俩抱头痛哭一场。父亲给地主叩头作揖地哀告了好半天，才算勉强了事。

我从十六岁就给地主当起了长工。开头是给地主孙玉林做月，讲的是八个月，四石粮。当干到五个半月的时候，主要活都干完了，地主借故把我打了一顿，不要了，啥也没给。后来给地主李四麻子扛活，情况就更惨。当地流传的一首童谣：“房有良，命不强，扛了一年活，还搭了三只羊。”就是讲的我在李四麻子家扛活的事。这一年爸爸生了重病。他老人家已经要了二十年的饭，我们兄弟姐妹都是靠爸爸跛着腿千家万户地讨要养大的。母亲死后除要饭外，爸爸还得摸着给我补衣做鞋。现在我们一家人都失散了，只剩这唯一的亲人，无论如何，也得把父亲的病给治好。于是我背着父亲卖掉了用姐姐的身价换来的两间房。房钱花光了，病也没治好，父亲终于死去了。我满含着眼泪，用亲朋送来的一领葦席，埋葬了父亲。后来遵照父亲的遗嘱，用买主欠下的三十元钱买了三只羊。真是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这一年是我的“国兵”年龄，村上通知我到县里去集训。连一件遮体的衣服都没有，怎么去集训呢？没办法，托人和李四麻子说妥月利五分借了十五元钱，做了一条裤子。在县

里集訓了一个月，这一个月里，耽誤一天工，地主李四麻子扣我两元錢，三十天整扣六十元；十五元錢借四个月，本利一合四十五元。秋天一結算，地主就来逼債，原来李四麻子早已看上了我的三只羊。講定十一个月的活，我干了十个月，里外一算，我倒貼給地主三只羊！

在姐姐出嫁的同时，家里也給我訂了婚。就在我被李四麻子敲詐去三只羊的这年冬天，岳父死了。岳母由于想念亲人，得了疯病，十冬腊月上下无根綫的帶領着三个孩子跑到我这里来。那时我的未婚妻已十四、五岁，只穿一件不能遮体的小褲衩。我連自身都顧不来，手內一文錢沒有，怎么能負担起四口人的生活呢？后来在亲朋的帮助下，栖身在地主的一間露天的耳房里。冬天寒风刺骨，不但沒有穿的，炕上連个席头都沒有。没办法，只好拿地主的两捆草放在炕上，鑽到里面取暖。一天，岳母又去取草，被李四麻子看着了，把老人家吊在梁上毒打一頓，后来經大家說情才算了事。从此以后，再也沒人敢去取草，四岁的小舅活活冻死了。为了能活下去，叫岳母改了嫁，但連改嫁四次都跑回来了。主要因为想孩子，疯时送出去，一明白点就跑回来。岳母还是常想念岳父，一有病就往坟上跑。有一天岳母犯了病，跑到西山在地主王国良的坟上扒起土来，被地主发现，說給扒冒了气，

用皮鞭子在西山上一步一鞭子，一直打到屯內。全身打得皮开肉綻，癱瘓了三个多月，終因无錢医治，毒火归心死去。

第二年春天，村上又通知我說，“‘国兵’沒检查上，連去十年劳工，每年去六个月。”我走了家中只剩下十五、六岁的未婚妻和七八岁的小姨子，他們可怎么生活呢？这时我感到，我的一家是没有活路了。就在这时，平地一声雷，来了共产党；我前半生的苦难生活到此結束了。

解放后，我获得了新生。参加了土改，斗倒了封建地主，分到了房子和土地，政治上也彻底翻了身。一九四七年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，四九年入党，在部队里我进一步懂得了我过去受苦的根源，也是在队部里我学习了文化，由过去的放牛娃和长工变成了有文化、有教养的軍人。一九五六年轉业，党又給予我无微不至的照顧。現在家里已有五口人，我已有了三个孩子，大孩子已經九岁，下半季就要入学校讀書了，我爱人在社里劳动，生活过得幸福美滿。我这个旧社会的放猪娃和长工，如今当上了生产队长。好几十戶人家，上百口人的生产、生活都由我負責，几万元錢的賬目从我手过，我深感責任重大。想想过去，看看現在，我感謝党，感謝毛主席。是党把我从死亡的邊緣上拯救出来，是毛主席給了我新的生命。躺在炕上睡

不着觉，我翻来复去地想，怎样努力，也无法报答党对我的恩情。我一定要按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办事，坚决响应党的号召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在工作中挑重担，争取在农业战线上，做出更大的贡献！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，就是上刀山、入火海、粉身碎骨，我也甘心情愿，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，永不变质。

## 牢記階級仇恨

燕 璋

咱們貧農哥們都有一肚子血淚史，今天，我也把压在肚里的苦水倒一倒，自己受教育，也教育別人，尤其是像我女兒那般大的年輕人。

### 家破人亡

我家是赤峰縣的老地戶，住在哈拉卜羅。

一九二九年以前，家里有三十多亩山坡地，一头乳牛，一头毛驢，十来只羊，每年打四五石粮食，算是个中等戶。一九二九年（我十岁），割地前刮了一场大风，谷子刮直了脖，糜黍、荞麦捋成了光秆，总共才打下几斗粮，跟碌碡吃了几頓飽飯，連过冬粮也沒落下。没办法，只好把羊卖了，才混过了冬天。第二年春天缺吃粮少种子，求借无門；没办法，只得使了地主的高利貸粮，好賴总算把地种上了。加上夏天耨地时借

的，前后共一石来粮。什么利息呢？不要利，夏季十八元一斗米，秋后给钱，这叫“现钱价”。这年秋后，庄稼还不错，打了五石多粮食，可是当时小米价落到二元五角钱一斗，你说这一石米的债咋还吧！这一年打下的粮食没进家，全入了地主的大仓子；欠下的部分，按五分利行息。来年，旧债没还清，又拉下新债。后来，地主不行息了，逼我父亲破产还债。我父亲没办法，把三十亩地出了字。我们这个小中等户，就这样弄了个一干二净。

“穷人只有路三条，逃荒、上吊、坐监牢”——这是旧社会穷人的出路。我家走了逃荒的路，因为那时人们都说“树挪死、人挪活”，这儿混不下去，不如挪动挪动。

一九三一年冬天，我们一家逃荒到了围场县的董家店村。其实哪里也是一样，地主都是吸血鬼，专门剥削穷人。我父亲在董家店给地主宋老大帮青。开头是给宋家作官工。我父亲穿着一身开了花的旧棉衣，脚上穿着夹鞋，在冰天雪地里砍伐树木。在一个暴风雪的寒夜里，他赶车运木材把手脚冻坏了，没钱医治成了残废。宋老大一看我父亲这个样子，就在大年初六把我们全家赶出了董家店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们这帮青的是外来户，趁太阳没落山，早下店吧！”地主对咱穷人就是这么狠毒！

“离开你姓宋的，我一家老小也能活！”当时我父亲一生气，领着全家老小到围场县五道川的小驷子沟去了。

到了小驷子沟，想投靠一門本家子燕永峰，找条活路。燕永峰也是穷人，他也沒有办法，只是陪着我們叹气流泪。无可奈何，我們只好去給地主老范家种三十亩租子地，我給地主崔文珍放羊羔。干了一年，秋天打巴打巴，刚够交上租子。全家无法生活，我父亲只好耍柴禾扁担，我母亲給人做針綫，賺几个錢糊口。

母亲因为劳累过度，一冬沒起炕，一九三四年旧历正月去世了。一九三五年，走投无路，我父亲領着我和我的两个弟弟回到哈拉卜罗。一九四〇年八月十六日，父亲因得病无錢医治，也去世了。当时，一家人只剩下了我們弟兄三人，我刚滿二十岁，二弟燕琢十二岁，三弟燕珍十岁。

### 亲戚的“恩典”

我給地主呂五扛活，一年掙七斗米，我嫌少，讓他給长到八斗米。呂五眼珠子一立楞，說：“三条腿的蛤蟆沒有，两条腿的穷人有的是，不干走你的！”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一甩袖子走了。

到哪里去呢？記得大庙河南桥头董汉举大地主是我家的亲戚，就投奔他去了。他把我留下给他扛活，說是看在亲戚的面上，一年給八斗米。当时我还挺乐，实际上董汉举的斗比吕五的斗小十斤，一年才多掙六升半米！

那时候，咱穷人沒别的說的，反正是离开屎窝进尿窝，地主的心都是黑的，哪管你亲戚不亲戚！那时，我虽說是身强力壮，也养活不了两个弟弟，就把两个弟弟也領到董家来，十三岁的二弟燕琢放三十头牲畜（牛驴骡馬），三弟燕珍白吃白干。我們哥三个，白天干一天，黑夜睡在伙房里，牛馬的日子过了五年。这五年里，我白天劳累一天，晚上給两个弟弟掌破鞋、縫补破衣服，一熬多半夜。弟弟哭了，也得我哄。

桥头这地方，山高石头多，燕琢追那些不合群的大牲口，真够受，鞋不跟脚就光着脚丫子跑，把脚扎得直流血，撵不上牲口就哭。一次骡子炸群了，跑到地里吃了几口庄稼，被董汉举的大儿子“大獠獠”董长春看見了，狠狠打了燕琢一頓鞋底子。

地主說：“有閑驴閑馬，沒有閑长活。”燕琢天天起早五更撒牲畜，晚上掌灯才能回来。这还不算，天天晌午还得抓牲口換套，替磨倌吃飯。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抓着一头大骡子实在不易，常常被骡子刨一脸泥粪湯子。一次“大獠獠”在畜圈外看見燕琢抓不住骡

子，餓狼扑食似的向燕琢扑了过去，一連打了好几个耳光子，直打到碾砢子上，碰得头破血流，昏了过去。

我听到了这个消息，馬上跑到牲口圈，不讓“大獠獠”了。“大獠獠”假笑着說：“咱們是亲戚，打两下也打得着。”我坚决不讓他：“把人打成这样不行，非說个长短不可！”“大獠獠”翻臉了，大长牙一呲說：“別齜着鼻子上臉！端人家碗得服人家管！尽你吧，有尿打官司告状去！”

董家地主錢多势大，董汉举的二儿子董旺春又是伪甲长，我打官司还有个贏？只好忍气吞声了。这天晚上，燕琢低声和我說：“哥哥，这日子咋好？咱們哥們什么时候才……”他說不下去了，一头扎在我怀里，好一陣哭。

“想拴着我？呸！”

我結婚了，两个弟弟也长大了，董汉举看中了我們弟兄三人的体力，怕我們不再給他受苦，就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把我拴住。不怕賊偷就怕賊想，一个不小心就被他拴着了。那是一九四三年春节，董汉举和我說：“你也娶妻生子了，我总算是拉帮了你。要拉帮就拉帮到底，我有好大烟地租給你二亩，讓你媳妇种，

有人有手，慢慢就把日子鬧好了！”咱們窮人心眼實誠，又沒看破他葫蘆里裝的什麼葯，就租他一畝大烟地種上了。

這下子糟了！在大烟地訂烟干時，訂了四十兩交烟干“任務”，結果割回不到三十兩大烟，欠下十五兩沒齊。交不齊“官家”不讓，偽甲長董旺春三六九向我要。逼得我無奈，只得讓他先墊一步，指上下年的身子，這才了事。這以外，一畝半地的地租是四斗米還沒交上，和下欠的烟折在一塊是六斗米。這下子被他們咬得不輕。

我憋了滿肚子氣，秋後我堅決提出：“下年不給你干了！”董漢舉見我橫了心，又對我使出了各種辦法：軟的托人說合，盤戚親；硬的吹胡子瞪眼，罵罵吱吱。我心里話：“想拴着我？呸！”我早拿定了主意，拖着棍子要着吃，也不再給他干了。後來，留下我十四歲的三弟燕珍，給董家扛一年活，頂上那六斗米的債，我和二弟燕琢去公主陵給老和尚（地主）續亭干活。

那時，我以為他這“出家人”以“慈善為本”不克扣窮人呢，沒成想他和別的地主一樣貨色。這禿腦袋瓜子，給我們吃的飯食最壞，用小斗付糧。給他干了三年，直到解放才挺起了胸膛。

## 有階級就有階級鬥爭

一九四五年（我二十六歲），我和所有的階級兄弟一樣，結束了牛馬不如的生活。一九四七年，共產黨領導我們斗倒了地主，分得了土地。

如今，說到如今，我該從哪說起呢？這麼說吧，衣、食、住、行，我和所有的階級兄弟一樣，在三面紅旗指引下，步步高升。解放後，我們兄弟三人和我愛人，在黨的培育下，都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我們兄弟三人的八個孩子，都在學校念書。我那苦水里撈出的蜜丸——女兒，今年已經是高中生了。我經常考她的問題是：“是誰下生後就沒有衣服穿？為什麼？是誰讓你成了高中學生？為什麼？”

今天美好的一切，是怎樣來的？是共產黨領導我們推翻了統治階級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得來的。現在階級敵人還存在，有階級，就有階級鬥爭，我們要擦亮眼睛，不能有絲毫麻痺。

# 永 不 忘 本

中共海拉尔市委宣传部 编写

一天，邵洪福放了学，回到家里向爸爸邵振兴說：“爸爸，我的衣服都旧了，給我买件新的吧，同学都比我穿的好。”

邵振兴听了孩子的話，先是皺了皺眉头，思索了片刻，然后又笑着說：“孩子，你知道你爸爸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吃的、穿的是什麼嗎？”孩子搖了搖頭說：

“不知道，我就知道咱現在的生活好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买件衣服算了啥！”

孩子的話，又引起了邵振兴的沉思。他严肃地說：“洪福，你已經是六年級的学生了，該懂事了。咱家生活現在是好了，可是怎么来的？过去咱家又是什么样子？来，我給你講講咱家过去的生活吧！”

父亲伤心地訴說过去的遭遇；儿子靜靜地聆听着爸爸的教誨。在他幼小的心灵里，漸漸地燃起了阶级仇恨的火焰……

邵振兴是海拉尔建设公社金星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。他为什么总是念念不忘过去的苦？为什么总是拿过去的悲惨遭遇，教育别人，鞭策自己？

原来，他和成千上万从旧社会苦难的深渊中挣脱出来的劳动人民一样，有着一段永生难忘的苦难的经历。他从自己的经历中记取了教训。这就使他立场坚定，眼睛雪亮，永不忘本，一心向党，成为党和人民的好干部，社员称他为“不失劳动人民本色的好党员”。

邵振兴的老家是河北省昌县人。他是穷根生，穷根长。说起他家过去受的苦，遭的罪，还得从他爷爷那辈讲起。

那一年，全县遭了大水灾，冲倒了房屋，淹没了庄稼。水灾一过又来了虫灾，黑乎乎的成片的蝗虫，简直都遮住了太阳，把庄稼吃得颗粒不剩。天灾，已经把穷人逼得啼饥号寒，可是比天灾更厉害的是地主们的那付黑心肠。“天灾到，地主哈哈笑”，逢灾年正是地主们剥穷人皮、喝穷人血的好机会。借粮借钱利滚利，白干一年倒欠钱。就这样，穷人被逼得死的死、逃的逃。邵振兴的奶奶，就在这个时候饿死了。他爷爷一看这光景，知道再当长工也是死路一条，莫如到外地逃荒去找个生路。

他爷爷找了两个破筐，一头挑着邵振兴他爹，一头挑着他大爷。爷三个，一路上风餐露宿，沿路乞讨，

一連走了几个月，来到了烏兰浩特的宁家沟。

宁家沟有个叫宁玉带的大地主，方圆一千多垧地都霸占在他手里。爷三个就在宁玉带手下当起了牛馬。后来振兴爷爷一看維持不了全家生活，就另求生路了。抛下了振兴父亲和大爷給宁玉带当“半拉子”（頂半个长工），哥俩披星戴月，起早貪黑干了十几年。后来，振兴父亲拉着飢荒成了家。第二年上生了邵振兴。

財主添人是喜事，穷人增口愁上愁。吃飯的人多了，干活的只是振兴爹一个，吃上頓沒下頓，缺烧的，少穿的，一年到头累弯腰，也混不上一頓飽飯，穿不上一件囫圇衣裳。

振兴十七岁的那年，老天爷又把天灾压到穷人的头上。餓死的穷人滿街都是，逃荒要飯的就像赶集一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邵振兴他爹，被地主一脚踢出門来：“年景不好，不用长工了！”

振兴爹是个刚强汉子，既沒向地主下跪，也沒向地主求留，他把所有的委屈、痛苦都咽在肚子里，把破鋪盖卷一收拾，說：“走！宁死也不在这里了，凭咱双手，还能餓死人！”

可是，振兴他爹——当牛做馬，扛了半輩子长工的人，他哪里知道：天下烏鴉一般黑，是狼就吃人，哪里的地主也都是靠吃穷人的肉、喝穷人的血、榨穷人的油，把他們喂得膘滿肉肥。

离开了宁家沟，又流落到郭家窰，給恶霸地主王根兴扛起活来。王根兴外号叫“王小樞”，为人奸詐恶毒，吝嗇刻薄，一分錢在他手里都能攥出火来。

这一年刚过中秋节，地主就叫振兴爹修理場院，地主說修小了，一边臭罵，一边向振兴爹打来。場院修得不小，这分明是鷄蛋里找骨头，振兴爹不服气，當場就把地主狠狠地頂撞了一頓。王小樞生来哪受过这个，于是就怀恨在心。

第二天，王小樞就把振兴爹叫了去，說：“你吃我的飯，住我的房，不听老子使喚，你这长工我不雇了，全家都給我滾！”他本想把振兴爹吓唬住，往后好服服貼貼給他卖命，誰想振兴爹一声沒吭，眼珠子气得都要鼓出来，最后怒不可遏地說了一句：“走就走，离开你穷人也得活！”轉身就走了。王小樞一計未成，又生一計：勾通日本人，把振兴爹抓去当了劳工，弄到哈拉黑去修飞机场。接着就又派大管家、二管家，这些仗势欺人的狗腿子，闖进振兴家，掀了炕席，拔了鍋，把振兴娘拖了出去，把破鋪盖卷扔到院子里。外面正下着傾盆大雨，振兴娘正在月子里，生下振兴妹妹才七天。振兴娘跪在地下，哭着哀求說：“老爷們，开开恩吧，抓走了他爹，再把我們娘們撵出去，到哪住，上哪吃呀！看我在月子里，讓我滿月再找房搬家吧！”这些灭絕人性的东西，哪里肯听

这些，不但把他們撵到院子里，还又招了两个日本房客，他們不但不准进門，听到哭声就又打又踢。就这样全家在院子里过了七天，振兴娘得了惊吓病死了。

弟兄三个守着母亲的尸体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哭；小妹妹餓得哇哇直叫。走了爹，死了娘，还有一个沒滿月的小妹妹，叫这弟兄三个可怎么活下去！

富人杀穷人，穷人向穷人。十七岁的邵振兴領着两个弟弟，一个妹妹，正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有个老长工楊大伯，向振兴說：“你还是向老东家求个情吧！”一个穷孩子哪敢进財主家的大門口，还是楊大伯硬着头皮把振兴領进王小樞家。振兴一进大門口就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，可是正在抽大烟的地主，連看也不看一眼，最后嘟囔了一句：“死就死了唄！怎么沒把你們都死光！死了一个单摆，死两个摆起来，就是都死絕了，也动不了我一根汗毛！滾出去！”

振兴一边磕头一边哭，好話說尽，眼泪流干，楊大伯在一旁帮着苦苦哀求，最后王小樞总算答应把振兴爹放回来。

振兴爹一进家門，看着死去的老伴和抛下的四个可怜的孩子，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，他眼睛直瞪着地主家門，牙咬得咯咯直响。可是他一滴眼泪沒掉。最后用那张破炕席把老伴卷了起来，可是埋在哪里呢？因为所有的地都是地主的，穷人連埋人的地方也沒有

啊！还是穷哥们帮忙托人求情，地主才答应埋在东山沟里。饿得哇哇直叫的小妹妹，也不能眼瞅着饿死，他爹就咬着牙，含着泪，忍痛把孩子送了人；过了不几天，妹妹也死了。

王小樞杀人不眨眼，爷四个只好离开这里另寻生路。

正是十冬腊月天，爷四个流落到一个山沟子里。大雪纷纷扬扬，北风像刀子一样往肉里扎。老小四口肚里没食，身上又没有一丝棉，再下去就得活活冻死。振兴爹说：“地主的地皮上没有穷人的家，山沟子里总能让我们住吧？咱们就住在这里吧！”

于是，爷四个挖了个地窖子，搭上了个草棚，第一次有了自己的“家”。夜里，四个人盖着一床大窟窿套小眼的被；白天哥儿几个再把这床被围在腰上，去拣菜叶子、橡子充饥。振兴五岁的弟弟，怎能吃得了橡子面？肚子胀得像小鼓，一条条青筋都露在外面，瘦得只剩下一层皮。先是吃什么拉什么，后来就拉不下屎来，几天的功夫小弟弟就死了。

小弟弟一死，振兴爹就更愁了。没吃的，没穿的，光着屁股赤着脚，冻得哆哆嗦嗦不敢出门。当爹的看到自己的亲骨肉受到这样的折磨，怎能忍心啊！这天，爹对着他弟兄俩说：“不是爹狠心呀！爹还得出去找个活路呀！只要能找个吃饭的地方，爹就回来接你俩。”

哥俩一听說爹要走，三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哭得死去活来。振兴說：“爹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我俩怎么过？”振兴弟弟也說：“爹，咱死也得死在一块，你不能走呀！”

当爹的一听孩子的这番話，揪心地疼；可是，飢肚逼人，不走能在这里等死嗎？他擦了把眼泪，一横心，站起来就走了。

爹一走，振兴哥俩的日子就更艰难了。白天，冒着寒风冷雪拣点柴禾烧，拣点菜叶吃；夜晚，哥俩就倚偎在一起，盼等天明，可是天明又怎样呢？还是逃脫不了飢餓和严寒的威胁。

大年三十的晚上，弟兄俩偎縮在一起，冻得睡不着觉。远处，有錢人家鞭炮“嘣嘣啪啪”地响；弟兄俩餓得肚子咕咕直叫。哥俩就在这飢寒交迫的情况下过了年。

艰难的日子，把弟兄俩挫磨得只比死人多口气，昏昏沉沉，不敢出門。弟兄俩一合計，再过不几天不是冻死也得餓死，莫如一死免遭苦难，弟弟說就在山上碰死，哥哥說不如吊死好，最后还是决定跳井自杀。于是，一边哭，一边走出山沟，走不动就爬着往屯里走，最后终于找到一口井。

两个年輕輕的生命眼看就要結束了，此刻，弟兄俩想起了被地主折磨死的娘，不知下落的爹，也想起

了死去的五岁的弟弟和不滿月的妹妹，不由得抱在一起大哭起来。哭罢，振兴站了起来，正想往井里跳，恰巧被来挑水的舅舅看见了，赶忙拖住他们。舅舅一边掉泪，一边说：“傻孩子，跳井做什么！咱们人虽穷，可总得有点骨气，想办法活下去！”

振兴舅舅也是一个穷得揭不开锅盖的人家。一看这对快要饿死的孩子，想方设法弄了点小米。弟兄俩依靠这点小米，又熬过了两个多月。好容易盼到了春天，树叶和野菜一露头，才勉强又活了下来。

穷人的苦难就像茫茫的大海，无边无岸。树皮剥光了，野菜吃净了，还吃什么？正赶上大春天，青黄不接，向谁家借？向谁家讨？舅舅皱起眉头大张着手，弟兄俩又饿得哭鼻抹泪愁断肠了。一家人就这样盼啊盼，等呀等，什么时候穷人见太阳？

一声炮响！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了。来了八路军，来了共产党，穷人这才真正结束了世代代吃苦受难的悲惨生活。

就在这时，振兴爹也回来了，和孩子团聚了。一家人这才挺起了腰板，翻身得解放。

饱尝人间苦难的邵振兴，这时当了民兵大队长，当上了农会的武装委员。打地主、斗恶霸，他走在最前头。当时他只有一个想法：“想要过好日子，不再受苦受难，就得把地主们彻底打倒！”

分胜利果实时，振兴爹激动得老泪横流。因为从祖辈起，这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、房屋、車馬、被褥，第一次有人把穷人当人看待，第一次感到了生活的喜悦……

屯里成立互助組，振兴家第一个报了名，振兴說：“跟着共产党走，准沒錯儿！”大伙选了振兴当組长。

成立高級社时，大伙又选振兴当了社主任，大伙說：“你最知道穷人的心，我們信得着你！”振兴說：“我一个人算了啥！不叫共产党、毛主席，我这个穷孩子哪有今天？現在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。咱二句話沒有，跟着共产党走是鉄心了！”

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七日，是振兴終生难忘的日子；他这个从苦海里爬出来的穷孩子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！伟大的党，不但从火坑里把他救了出来，而且又給了他新的生命，使他成了无产阶级的先鋒战士！

从此以后，他似乎觉得身上增添了无穷力量，用也用不完，使也使不尽。党指向哪里他就奔向哪里，党說什么，他就做什么。通过历次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考驗，他的阶级觉悟一天比一天高。在生产上，多年来都是坚持参加劳动，和社員亲如手足，沒有半点架子，振兴說：“咱就是干活出身的人，啥时也不能忘了本！”在生活上，他一直保持艰苦朴素的

作风，不乱花一分錢，不多穿一件衣，振兴說：“現在的好日子来得不易，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。”在学习上，这个在旧社会沒登过学校門的人，現在可以看書讀报、作报告了，振兴說：“不学会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本領，光有热情也是不行呀！”

正如邵振兴常說的：在生活上的翻身，使他吃飽穿暖，不再挨餓受冻，过上了幸福生活；可是最重要的，他这个从苦海里爬出来的穷孩子，在党的培育下，成了一个真正的人，有觉悟的人，能为党和人民做些事情的人，他怎能不从內心里，感激党，感激毛主席！

公社化后，他担任了支部書記。他觉得这是党对他的信任，觉得自己的担子更重了。因此，几年来，他一直在农业第一綫上勤勤恳恳、扎扎实实；貫徹执行党的方針政策，他最坚决、最認真，遇到任何风险浪阻，他立場坚定，从不动摇；取得任何成績和荣誉，从来不驕不躁，而是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，鞭策自己繼續前进。邵振兴同志常說：“想想过去的血泪仇，咱穷人受的苦难；再看看今天的美好生活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，在經濟上、政治上翻了身，就从心眼里热爱党、热爱新社会。我要按照党的教导，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和生活，对待成績和困难。为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事业干一輩子，我要永不忘本！”

## 姐 妹 团 圆

崔学东 编写

一九五五年春，翁牛特旗烏丹鎮北門外农业社妇女主任赵玉兰，在旗里开会时，听太和昌来的人說，她长的和轉业軍人吕凤鳴的老婆一模一样，活像一对亲姐妹。好开玩笑的人說：“赵玉兰同志，开完会快去看看，是不是你什么时候丢了个姐妹呀！”在坐的同志們不約而同地大笑起来；可是赵玉兰本人却没有笑，她先是一楞，繼而皺起了双眉，无数辛酸的往事，犹如潮水一般湧上她的心头……

一九四零年秋天。

北风乍起，叶落枝枯。从宁城八里罕通往翁牛特旗去的一条羊腸小道上，拥挤着黑压压逃难的人，背着破烂不堪的行李卷儿，老的叹息幼的嚎哭，艰难地

向蘆北高原挪动着沉重的脚步，挤在这大帮人群后面的是一对四十开外的中年夫妇。男人，是一个黑瘦的庄稼汉，他下身穿的是下半截碎成条的单裤，光着脚板，上身除背上一块平整大的麻袋片以外，胳膊、胸脯全都暴露在外面。他筋骨凸起的肩膀上，担着看去足有千斤重的担子，其实，除一头的花篮筐里装着他五岁的小女儿，另一头只有几把碎乱的破棉花爪子，其余什么也没有。那女人，愁眉苦脸，衣服襤褸，头发蓬松着，一手领着一个小女孩，那女孩大一点的十岁开外，小一点的九岁不足，瘦得脸上的腮骨凸出，身上穿的衣服补钉擦补钉，已经很难看清原来它是什么颜色了。这母女三人，也都是光着脚板，用木棍撑着一步一步地向前颠簸着。

“妈妈，我走不动了！”小一点的女孩哭着叫起来。

“我也走不动了！”大一点的女孩也哭着嚷起来。

妈妈什么也不说，只是用下巴向前方指点着，意思是说，走吧，看爸爸在前边呢。两个孩子坐到地上不动了，那两双小眼睛含着晶莹的泪花，一动不动地望着那遥远前方的地平线，仿佛那是无尽头的苦海……

那男人回头看了看，叹了口气，放下担子，返回来

捎着大的抱着小的，攙扶着他那放开了裹脚不久的女人赶上去，繼續朝前走。艰难地走呀，走呀，忽然間变天了，西北风卷着大片大片的雪花洒滿了全身，冻得他們全家四口瑟瑟发抖；但脚步却不敢停，停下来就会冻死在这荒野里。

就这样，他們从天明走到天黑，从秋走到冬，沿途乞討，大人孩子的脚全都成了血餅餅，最后爬进了一个名叫赵家窩鋪的营子。

这就是赵玉兰（乳名兰儿）从九岁开始懂事以后第一个难忘的記憶。

## 二

兰儿爹徐大，被营子里地主蓝貴青拉去当长工，一天只給一碗高粱，一碗糠。有一次全家人都病了，三天沒进一个米粒。徐大只好向地主蓝貴青张嘴借粮。

蓝貴青眼睛一瞪罵道：“你吃着喝着拿着，还嫌不足？不愿干給我滾！”

“滾？”徐大望着蓝貴青走去的背影，气得說不出話来。他猛地扭轉头，披着麻袋片、迎着刺骨的西北风，朝着营子北边那蒼茫的黑处走去……

天，早已黑下来了，徐大这天破例沒有按时回土

窑，这使一家老小十分惦记。正在这时，一个手持电筒的连鬃胡子进了土窑，他把手电的光亮直射到兰儿十四岁的姐姐荣儿脸上，荣儿极力用手遮盖，紧紧抱着还在病里的妈妈的胳膊，那连鬃胡子破锣似地鬼笑了两声，马上绷起鬼脸来，冲着兰儿妈说：“交人吧！”

“你要干啥？”荣儿两眼怒视着那连鬃胡子。

“哈哈！”连鬃胡子向前挪动了一步，牙齿咬得咯咯响：“二升半糜子，是你爹和我讲妥的，还有中人作证。”说着就要动手，荣儿上去一把挠破了那连鬃胡子的手。连鬃胡子恶狠狠地抓起荣儿的手腕子说，“花大爷的钱，就得服大爷的管，给我走！”

荣儿被装进布口袋里，扔上了牛车。顿时，在黑暗的夜晚中弥漫了妈妈、兰儿和荣儿的一片凄惨的哭叫声……

那连鬃胡子名叫于彬，是下坎的一个土财主。他用二升半糜子把荣儿买去之后，以自家两头牛的资本，收揽营子里几十头牛，叫荣儿一个人去放牧，他房门不出就可以坐收几石粮。荣儿放牛每天要顶星星走，戴月亮归，不管是酷日炎炎的夏天，还是大雪纷飞的冬天，总是得按时上山，差一点就要挨打。有一次，连鬃胡子用牛皮鞭子打得荣儿脸上、身上一道道的血印，一块块的大紫疙瘩。乡亲们敢怒不敢言，都暗暗为荣儿落泪。荣儿昏过去了。等她醒来，只觉浑身疼

痛，四处冰凉，細一摸，那成了条条的衣服上全是冰冰，她强打精神挪到門前，可是鉄門早已关得紧紧的。她拖着沉重的身子，匍匐着爬出营子，向着那茫茫的黑沙滩走去……

### 三

赵玉兰想到这里再也不敢往下想了，她知道姐姐的后果是可怕的。然而在旗里开会时听到的那些議論，又使她产生了一股新的希望，她相信她那經過苦难鍛炼而秉性坚强的姐姐还活着，还在这世上；但是想到她的遭遇，即使还活着，誰知道流落到哪里去了？于是她又失去信心了。又一想，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，亲人团聚的事情不是很多嗎？她决定試一試。套上牛車，換了一身嶄新的花达呢衣服，动身去赤峰县解放营子乡太和昌。

太和昌是个山区，地面挺大，偏巧她又忘記了那姓呂的名字，只記得是个轉业軍人，可是一打听姓呂的轉业軍人就有好几个。最后在村干部的指点下，她終于找到了呂凤鳴的家。

由于心情激动，进門連招呼也沒打就闖了进去。奇怪呀，从屋里走出来的竟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婆。老太太耳聋眼花，越着急越打岔。这时从外面进来一

位三十七八岁的中年妇女。那个妇女看见眼前这个陌生的大姑娘，詫異地問道：

“这位大妹子你找誰？”

“我——我叫赵玉兰。不！我婆家姓赵，娘家姓徐呀，我是来找我姐姐呀！”

“姓徐？”提到徐字，那中年妇女面色立刻变得蒼白，她上前抓住赵玉兰的手，眼睛直挺挺地瞅着她，頓时泪水汪汪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好一陣才叫了声：“妹妹！”赵玉兰一头扎到这闊別二十余載的姐姐怀里……

姐姐撫摸着妹妹滾圓的大臉膛，望着她那整潔的衣着，想起了从前，想起了她死去的可憐的父母，于是，那苦難的过去，就像电影一样，一幕一幕从她的眼前掠过……

#### 四

一九四三年，徐大因生活逼迫卖了大女儿荣儿，住的土窑被雨水淋塌了。这可上何处去存身！

这时，西馬架子村有个叫赵生的木匠，他常来赵家窝鋪村做活，平素見徐大为人正直，他就和一家貧苦人商量在他們的草棚里栖下了身。住下了，可是吃飯无法解决，徐大上天无梯，入地无門。为了保全一

家人的生命，他忍着心痛，又把二女子兰儿卖给赵生家，接着又卖了三女子芳儿，最后又把一个刚刚两岁半的四女子芬儿，也以半斤棉花的身价卖了。他想，让孩子们去找个活路吧，省得在一块饿死！可是骨肉相连的心哪能放得下呢？兰儿妈自从荣儿卖走以后，日日想夜夜想，越想越揪心，得了场病变成了哑吧，最后两只眼睛也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一九四四年冬天，不满五十岁的徐大，也被苦难生活折磨死了！兰儿妈一见丈夫死去，觉得一切都完了，他抱住不满一周岁的孩子，在那冰冷的草棚里，守了两天两夜，最后活活冻饿而死了！

## 五

这些都是荣儿后来打听来的。可是荣儿离开于家投奔黑沙滩以后，又怎样来到了太和昌的？关于她这段苦难的历程，她向兰儿谈了两天两夜。

……荣儿逃出连鬃胡子于彬家以后，就进了那黑沙滩。黑沙滩密林丛丛，荒无人烟，是个狼虫虎豹出没之地。这里每逢秋末冬初季节，西北风发出怪叫，令人毛骨悚然。不用说晚上，就是白天都很少有人从这里走。

荣儿进了黑沙滩以后，过起了野人的生活。饿了，

吃野菜野果，渴了，吃冰雪，夜里就鑽进树叶和乱草里隐身。白天怕见人，晚上怕野兽，最可怕的要算那飞雪、暴风。这样非人的生活，她经历了近半年多，她头发蓬乱，衣服全都成了碎条条。

有一天，她到河边找水喝，猛抬头见对面走来一个人，她拿腿就跑。那人紧喊叫他站住，但她头也不回仍然跑。见那人紧紧追来，她反而站下了，心想，你个連鬚胡子于彬，把我害到这种地步你还不死心，今个儿我和你拚了。她屏住气，站到一棵大榆树旁，一手拿起一块碗大石头。不料，等那人走近一看，却是一个很面善的拾柴老人。她怕看错人，用手背使劲揉了揉那塌陷的眼睛，又仔细地看了一阵，最后她看清，向她走来的确实不是于彬。她很想避开那老人，可是已躲不及了，那老人见她忙问：

“你是谁家可怜的孩子？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啊！”

菜儿站在大榆树旁，避着大半拉身子，只是两只塌陷然而发亮的眼睛望着那慈祥的老人，目不转睛，一言不发。当她见那老人泪水直下，她再也站立不住，身子紧紧贴在大榆树上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扑通跪在那老人面前，向他述说了自己的遭遇……

这拾柴老人原是白音花乡上的庄稼户，从小也是受苦人，他很同情这女孩子的遭遇，于是就把她领回家去了。

誰知好景不长，老人去世以后，族里本家收了房子地，荣儿又落得无家可归了。为了活下去，她四处乞討、流浪……

解放后，天下大变，荣儿从苦海里爬了出来，她积极参加了伟大的土改斗争，不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## 六

赵玉兰从姐姐的回忆里，发现了妹妹的线索，断定三妹芳儿落在梧桐花，四妹芬儿在烏丹一带。于是，她急急忙忙告别了姐姐，要不惜千辛万苦寻找骨肉亲人。

赵玉兰回到家以后，东打听，西詢問，托政府帮助寻找妹妹的下落。半年以后，果然她得到了三妹的下落，可是听人说她早不在人世了。芳儿八岁那年被梧桐花一个有钱人买去以后，不久就折磨死了。

一九五六年夏天，赵玉兰接到姐姐来信，听说四妹芬儿落到烏丹街了，姓甚名誰还弄不清。玉兰见了姐姐的信，就好像已经找到了妹妹，高兴极了。她拿着姐姐的信来到了烏丹，派出所同志们热情帮忙，找了多个名字带“芬”字的街道妇女、女学生、女干部，就是沒有姓徐的，别的姓又怎能断定她是徐家之后

呢？也許改了姓，但改的什麼姓？這是一個很難解的謎呀！

夏去秋來，社員們成幫成伙地在田野里拔麥子，突然發現地頭上站着兩個學生樣的女孩子，只听其中一個喊：“趙主任！趙主任！”趙玉蘭趕到跟前一看，原來是營子里崔玉琴，另一個好像面熟，但已記不起何處見過面，於是向崔玉琴小聲問道：

“那是誰？”

“是我的同學，名叫董玉芬。”

“董玉芬？”趙玉蘭剛要說什麼，那女學生自我介紹說：“我叫董玉芬，可是听人們說我原來的家姓徐。”話間，她的眼睛已經濕潤了。

“你是——芬兒？”趙玉蘭立時淚如雨下，伸出她那沾滿泥土的兩隻手，把那女學生緊緊摟抱在懷里。

原來，芬兒被街里一個買賣人用半斤棉花買去以後，這多年來，她一直流落在董家，從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也從來沒有想到這人世間竟還有她同胞共乳的姐姐。想到這，不盡嚎啕起來。她拉着姐姐的手，要她帶她到死去的父母墳上吐一吐那滿腹的委曲。姐姐告訴她說：“爹娘死時身上連一寸布條也沒有帶去，不用說棺材，連土都沒入呀！”

舊社會親離骨肉散，新社會骨肉又團圓。周圍的群眾都在為這姐妹的團圓歡欣鼓舞。

# 翻身不忘本

向原 編寫

共和大队妇联主任、蒙族共产党员玲小（又名李金波），在一次会议上沉痛地述说了自己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，人们一字一句地倾听着，阶级仇恨的怒火在胸中燃烧。

三十六年前，玲小三岁的时候，年迈的爷爷因为给地主扛活，劳累过度得了病，家境贫寒，没钱医治，满怀着阶级仇恨与世长辞了。玲小的父亲陶格套，不忍心用草席把老人卷出去，可是在当时家中连下锅的米也没有，经过和妻子商量，决定把玲小卖了，换口薄棺，余下的钱再买点米，好维持着活下去。

穷人有了难，地主笑开颜。地主巴塔想买玲小，养大了当奴隶。陶格套一听浑身冷：咱给巴塔扛活，不但没看到钱，相反还欠了他的债，吃够了他的苦头，

哪能再讓孩子給他当奴隶！

一家汉族农民叫李国清，老两口子沒儿也沒女，用一石高粱、五块現大洋买了玲小做养女。陶格套卖女换棺埋葬了父亲，缺吃少穿愁成了病，趴在炕上不能起。巴塔一計沒成，又生坏心，大搖大摆的走到陶格套家，逼着要債。陶格套穷得精光，哪里有錢！苦苦求情不中用，陶格套的妻子只好去給巴塔做苦工。度日如年地过了三載后，欠巴塔的債总算还上了。陶格套越思越想巴塔心太狠，守着这个豺狼別想得安生，便携家逃到扎賚特旗。

李国清的日子也是艰难的。后来，老伴不幸去世，李国清虽然疼玲小，可連自己的生活也无法維持。万般无奈，又把十一岁的玲小卖给傅宝和当童养媳。傅宝和的爹叫傅占元，認敌作父当屯长，催捐討稅派劳工，什么坏事都干全。傅宝和比玲小大六岁，可长得比玲小还矮一头，右腿瘸，生着滿脑袋秃疮。这小子真可以說头頂上长疮，脚底板流脓——坏透啦，別看他才十七岁，跟他爹媽学会了一肚子鬼心眼。玲小到傅家，家务活就沒完沒了。一天，她正用箢篱捞飯，不慎撒了几个米粒，傅宝和看見就告訴了他媽。傅家并不爱惜粮，只不过是耍給玲小来个“下馬威”。恶婆婆夺过箢篱連踢带打。傅宝和的姐姐还

在一旁加油添醋。

恶婆婆在家設了賭局，地主、伪警察、二流子坐滿了炕，他們玩紙牌取乐，讓玲小在一旁点烟倒茶，一样做不到，就遭辱罵痛打。到深更半夜，还得給他們做夜餐。要錢的人吃得滿嘴流油，玲小的肚里餓得咕咕乱叫。天长日久，玲小越发显得面黃飢瘦了。

玲小在傅家受的苦遭的罪，数也数不完。每天，天还没亮，玲小就得起来做飯。一天清晨，正烧着火就困得睡着了。恶婆子看見，她从被窝里爬起来，披上衣裳，抄起烧火的叉子就打。打完之后，恶婆子还是不断地罵。玲小正涮碗的时候，听着辱罵又生气，又害怕，手一抖，把碗摔了。恶婆子更火了，罵道：“賤东西，你的命也沒有这几个碗值錢！”又拿着个棍子，劈头盖脸地乱打，直打得玲小头破血流。

恶婆子折磨玲小的手段十分毒辣。她把裁的布叫玲小縫成衣。玲小沒学过針綫活，寻思了半天勉强縫起来，还是縫錯了。恶婆子夺过玲小手中針，抓住玲小的手，朝手指尖上乱刺，刺完了右手又刺左手，刺得玲小鑽心疼。

几年后，傅宝和的爹媽先后死去，傅宝和大吃大喝，搞女人，耍大錢，只一个晚上，就輸了六間房子、好几亩地。不几年，家产几乎被他輸光了。这个

浪蕩子，在外輸了錢，回家拿玲小出氣。玲小反駁了几句，傅宝和用棒子打得玲小的左臂半年多也沒有抬起來。傅宝和跟一个女人亂搞，後來竟把那個女人領到家里。玲小斥傅宝和胡作非為，傅宝和拿起盛酒的瓶子打在玲小的臉上，至今左眼角還留着受傷的痕跡。

玲小十七歲那年的一天，傅宝和外出要錢回來，一看沒給做飯，氣急敗壞的向玲小亂踢。半夜，玲小流產了。兩年後的一天，也是傅宝和出外要錢回來，玲小向他說：“你淨要錢，家里還沒有下鍋的米。”說了這幾句話就又遭到傅宝和的一頓毒打。這時，玲小已懷孕八個月，由於傅宝和在玲小的肚子上狠狠地打了几棒子，把胎兒打死了，幾天之後還生不下來，玲小難受的在炕上滾。一位好心的鄰居張老太太給請來接生婆，用鐵鉤子把死胎取出來。從那以後，玲小得了病，一直病了好幾年。

玲小的心里恨透了傅宝和，可是，她也沒有什麼辦法，但她常想，難道總是這樣受罪嗎，什麼時候到頭呢？她盼啊，盼……

一聲春雷震天响，受苦受難的人們見了太陽，玲小的心里樂開了花。黨派來了工作隊，一名女幹部來到了玲小家，問寒又問暖。天寒地凍，玲小穿得單薄，她就把自己的棉襖披在玲小的身上。玲小上山揀

柴，她也跟去帮着拣；玲小下地拣粮，她也下地帮拣粮。两人越来越熟，那名女干部讲的革命道理，句句打动了玲小的心。玲小的头脑，好像一间黑屋子开了窗，亮堂起来了。渐渐地，她成了屯子里的积极分子，分配的任务，样样都尽力完成。有时，工作队的干部们开个会，也叫玲小去参加，玲小的心里觉得暖烘烘的，顿时更增长了用不尽的力气。

屯里成立了农民会，傅宝和跑到白狼躲起来。傅宝和这一走，玲小就更方便更高兴了。斗争地主孙大嘴的时候，她跟农民会的会员们扛着红缨扎枪，雄赳赳、气昂昂地进了孙大嘴的大黑门。贫雇农们把孙大嘴拽到院子里，控诉孙大嘴的剥削罪恶，理直气壮的质问。孙大嘴的小老婆在屋里装疯卖傻，玲小同几个妇女拿着扎枪赶到屋里和她讲理，说得地主小老婆不敢再装疯。贫雇农们叫孙大嘴交出地契和财物，狡猾的地主瞎支吾。玲小又跟贫雇农们在炕洞子里挖出了地主埋藏的东西。

打倒了骑在穷人头上的地主，玲小过上了好日子。更可喜的是，在土地改革运动中，玲小光荣地入了党，还被群众选为干部，从此，她更积极地为党为人民工作。

早在工作队一进屯，就给了玲小一个本，一支笔，工作队的干部热心地帮她学文化。玲小勤学又好

問，下地干活的時候，就學“勞動”兩字怎麼寫，吃飯的時候，就問“吃飯”是哪兩個字。後來，屯里成立了夜校，她除了組織群眾學習外，自己更是刻苦用功。天長日久，玲小能看通俗的報刊、會寫信了。她知道，玲小這是自己的乳名，如今翻了身，也該起個大號了。她又想起小的時候聽說自己原是蒙古族，後來賣給李家，可又不知道自己家裡的人姓啥叫啥，究竟起個什麼名字好？左思右想，起了個名字叫李金波。

玲小的父親搬到扎賚特旗後，在那裡也過著苦日子，解放後才翻了身，生活提高了，逢年過節也就更加想念在舊社會賣掉的玲小。然而，玲小是死是活，活著又住在哪裡，老人一點也不知道。一九五一年，总算得到了信息，陶格套騎著馬來看望玲小。走進玲小的院子，拴住馬，直奔屋子。玲小見來了人，走出來迎上去。老人說：“你是玲小嗎？”又端詳了玲小的面孔，說：“和你媽的面孔一點也不錯，對，你就是我的親女兒玲小！”老人的眼淚奪眶而出。玲小這才知道，是自己的父親來了。哇的一聲撲到父親懷里，父女抱頭放聲大哭起來。鄰居們聽見哭聲都趕來看望。聽著他倆的哭訴，知道了原委，人們說：“別哭了，這是個喜事，要不是新社會哪有今天啊。”

老人住了两天，领着女儿回到了扎賚特旗紹里河屯。陶格套在离家門还挺远时，就連声喊：“咱玲小来了……”正在炕上患病的母亲，听见这话，悲喜交集，大声喊着“玲小”。玲小还没进屋，就哽咽地喊着媽；三步并做两步地跑到屋里，一头扎到母亲的怀里。母亲两手抱着玲小的头，捧到自己的脸上。哭叫不停，母女的泪水交流在一起。玲小的弟弟根住、根住的爱人和孩子們也在一旁止不住的流着激动的眼泪。

过了好半天，他們轉哭为笑。玲小的媽媽講起了那难忘的过去：

“玲小啊，媽对不起你，也确实是因为咱的日子太难啊。为啥要卖你呢？因为你姐姐大几岁，她自己还能討点东西吃。你年龄小，爹媽沒有力量撫养你，把你卖了既能解决家中的一些困难，你也有了飯吃。李家来抱你的时候，你姐姐拽着人家的衣，哭着喊着說啥也不放。把你卖了以后，咱們全家人都吃不进东西。儿啊，媽生了你，但沒撫养你……”

玲小一桩桩、一件件地述說着自己的經歷。当她講到斗地主、担任干部的时候，母亲說：“儿啊，共产党、毛主席是咱穷苦人的救命恩人，可要跟着党走哇！”

党的培养教育，实际工作的锻炼，玲小的思想水平逐步得到了提高。她为了更好地工作，更好地生产，在人民法院同傅宝和离了婚。踢开了这块绊脚石。从此，在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中，更是走在前头。

一九五九年，她到阿尔山铁路公寓担任炊事员，一心为铁路职工们吃得好而操劳，有个时期，她一个人一天就摊了七十多斤煎饼，比别人的效率高得近一倍。后来组织上又将她调到阿尔山镇人委食堂工作，既是管理员，又是炊事员，她把食堂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职工们在清洁的食堂里吃着可口的饭菜，不住地赞扬玲小心红手巧。

玲小和旗人民委员会的干部、共产党员邱宝贵结了婚。邱宝贵调到归流河担任一个工厂的党支部书记，领导上又把玲小调到厂里担任保管员，以后，她又担任归流河光明大队的副主任。她白天参加劳动，晚上开会研究工作。那一年，她一共做了二百七十多个劳动日。一九六二年，邱宝贵因工作需要，调到巴拉格歹公社，玲小又在巴拉格歹公社共和大队安了家。她到了共和大队，就把贫下中农成份的女社员当成知心姐妹，和女社员们一同下地参加生产。热情地工作，积极地劳动，博得了大家的爱戴，当选为大队的妇联主任。

自从和邱宝贵结婚以后，两人一直互敬互爱互相

帮助，家庭里洋溢着一片和睦幸福。邱宝贵故去的爱人遗留下两个孩子，大的叫文忠，小的叫文华，玲小对这两个孩子和亲生孩子一样爱护，吃的、穿的，都关照得挺周到，她常向孩子们讲邱宝贵家过去的情况，讲自己的经历，讲旧社会穷人的苦难，叫孩子们永远记住阶级仇恨。十三岁的文忠，接受能力强，知道了不少阶级斗争知识，就连九岁的文华，一提起地主来，也是恨得咬牙切齿。她随时随地教育孩子們要牢记阶级仇、听毛主席的话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做个红色接班人。

# 仇 恨

董 富 口述

王振峰 邱日升 整理

我四岁那年，父亲和母亲背着我这光腚虫，逃荒落到敖汉旗元洼大地主周英家。周英家是穷人的泥坑，全家人在这个泥坑里越陷越深。

周英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地主，有财有势。他家里油漆大门，前后两层院子，丈二高的围墙，四面炮台，豢养的六七个炮手都是“双家伙”。他共四口人，有三百多只羊，七十多头牛，六十多匹马；至于土地，不知有多少，只知有五处窝铺，每处都有十几个人种地；年年存粮五百石上下，几辆大车年年冬天往赤峰盘粮。

周英没招过扛活的，一律用耨青的。因为耨青的多是外来户，手无分文，只能听人摆布。周英的老规矩是：每份青必须种二百亩地。

周英一字一板地对我父亲说：“老董，说实在的，我这用不开这些人，可是你离乡背井，走投无路，怪可怜的。人生在世以慈善为本，你要耨份青，

‘不行’两字我姓周的說不出来。不过有个条件，二百亩地，收了粮你我各分一半。先給你两石口粮，秋后算賬，借一石还一石五斗，合成錢給是一元还一元三，咱們是錢三、粮五的利。是啊，先小人后君子。”

从此，我們全家三口人，就搬到离周英家七、八里远的地方居住。那里有两間破草房，四面露天。父亲收拾收拾，我們算第二次有了家。母亲算計着，明年有一百亩地的收成归自己，不住地說：“这回算遇上了善人。”

从給周英務青那年起，一連遭了三年灾，第一年七月才落雨，顆粒沒收；第二年庄稼长得滿好，下了雹子，打个溜平；第三年跟着碌礮吃了几頓飽飯。三年間借了周英六石粮，按照錢三粮五的利息，再加上周英在春播、夏鋤、秋收时的投工（因一人侍弄不过来二百亩地），工費由務青的自負，周英先垫支，又是本利长行，总計欠下周英十五石粮食。地亩欠收，粮价上涨，周英把十五石粮折成三百块銀洋，又按他提出的錢三粮五的計利法，开始以錢計利。利变本、本变利、滾来滾去越滾越多，我家如何还得清！

欠下周家駟打滾的債，愁得父亲夜里睡不着觉。我十一岁那年，父亲实在沒法，就想逃跑。他对我母亲說：“先替我拉扯着孩子过几年，我要对不起你了……”眼泪滴在母亲的破褂子上，湿了一片。母亲

也哭了。她抽搐着对父亲說：“他爹，你也得替我們想一想……宁可死在一起，也不能讓你走……”說着一头扑在父亲怀里，放声大哭起来。父亲安慰母亲說：“他媽，我不是灭了天良，扔下亲骨肉……”母亲說：“你跑得了嗎？你沒看見官家替周英把榜青的大老张抓回来，吊在馬棚里。三个炮手輪班打嗎？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举目无亲，咋拉扯这帮孩子啊……”我也抱着父亲的腿哭，小弟弟、小妹妹們也哭，把父亲哭得心軟了。

干吧，拚命的干吧！父亲尽心地侍弄土地，我到周家当了“小打杂”的。冬天，周家臥羊，叫我择羊蹄，周英說我择得不干淨，周英老婆也在旁边扇风点火地叨叨咕咕，周英把我一頓好罵。我一害怕，一下子把羊蹄掉到鍋里。周英乒乓給我两个耳光，正好把我头上的破毡帽头打进鍋里。我不敢拿毡帽头，先去捞羊蹄，把手燙得通紅。

这些，我不敢对母亲說，怕她伤心。母亲問我挨打了沒有，挨罵了沒有，吃飽了沒有，我說：“不挨打，不挨罵，吃得可飽了！”

我十二岁那年冬天，正是三九天，父亲赶車給周英往赤峰盤粮，家里一点吃的也沒有，我們娘六个，一天多沒吃啥了，母亲只是一会烧烧炕，一会烧点水。到第二天大半晌了，还是一口东西沒吃。小弟

弟、小妹妹們不懂事，直哭。母親沒有辦法，只好打發我去周家借糧，囑咐我說：“你就說，當家的，我媽說了，按說正月十五才是借下年口糧的日子，可是眼下一點吃的沒有，先借給我們點，保住命，借口糧時再扣下。”我頂着西北風，跑到了周家，周英沒在家，我在伙計房里等呀，等呀，好不容易把他等了回來。我把母親教我的話說了三遍，周英理也不理；我第四回剛要開口，他滿臉凶氣地說：“你們他媽的欠的不還，還想借！自己也得想個辦法，別盡靠這兒！紅口白牙想白吃誰？”听了這話，我的鼻子一酸，淚水在眼眶里轉，眼淚就要掉下來了，我一咬牙，把眼淚咽進肚子，奔回家去。

到了家，掌燈了，母親在昏暗的小油燈下哄孩子等着我。我進屋上了炕，坐在火盆邊烤火。母親問：“你沒去？”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嗚嗚地哭起來了，什麼也沒說。母親嘆了一口氣，把房簷上吊的高粱種子摘下來，砸了砸，煮了點高粱粒吃。第二天，羊倌放羊到我們家烤火，聽說我們兩三天沒有吃啥了，把帶的干糧拿出來給母親。母親把干糧一塊塊掰開，分給弟弟妹妹們吃，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。第三天，羊倌又給我們送來一升糧食。

父親往赤峰盤糧七天一趟，這天該回來了，母親讓我去找父親。我和父親一說，父親氣得罵了起來。

抽大烟的周英听見了，笑呵呵地把我父亲拉进屋去，似笑非笑地說：“上炕，吸两口，天这么冷……”父亲說：“少来这套，我一家老小快餓死了！”

“看看，这是怎么說的！”周英假惺惺地說，“孩子来过了，我說你們都长大了，拣点柴，换点粮……哈哈，其实都为了你好，只当教訓自己的孩子。这不，我想讓馬信送点去，一个小孩子能拿多少？你回来了，正好，今晚拿回三升两升的，明天起早回来，誤不了出車就行。我知道你是个知恩报恩的人，明天我再增加一輛怎么样？”看看吧，这个笑脸狼，这个狐狸精，多么能說会道！老实憨厚的父亲沒有識透周英的鬼道道，便点头答应了。

随着我家人口的增多，欠周英的錢越来越多，我們爷俩更加拚命地干，想办法还清債務。周英这条狐狸，看透我們离开他活不了了，对我們更加刻薄起来。我十五岁那年，除帮父母侍弄地亩外，早早晚晚挖甜草，卖了錢买了一头小驢駒和一口小猪。第二年猪肥了，小驢也能拉碾子了，全家人挺高兴。进了腊月，周英天天派人来逼債，我們还不起，就将猪抬走，将驢拉走，把鍋也給拔去了，做飯吃还得現出去借鍋。父亲盤粮回来，母亲怕他上火，安慰地說：“他爹，还賬如去病，还点是点啊……”

我十九岁那年冬天，我們一家人长了汗病。父亲

因年迈力衰，作下了腰腿疼，再加上汗病，严重得不能下炕了。口粮没有，更提不到请医吃药。呼天天不应，呼地地不語，无办法，我只好出去要飯。一天，要飯回来，把冷飯放在鍋里热一热，招呼四弟吃飯，怎叫也不起来，一摸，身上都凉了。我把他用席头卷起埋了后，难过地回到家来；正在月子里的母亲已經疯了，六天头上，咽了气。第二天，沒出滿月的小弟弟也死了……当时，我二弟十七岁，三弟十一岁，大妹子十三岁，小妹子三岁，都成了沒娘的孩。父亲沒法，忍泪把三岁小妹妹送了人，把十三岁的大妹子卖了五石粮。这五石粮，由买主家直接拉进了周家的仓庫。

父亲年老力衰，周英不用这样耨青的，当了要飯花子；十一岁的三弟弟进了周家当了“小打杂”，我和二弟繼續給周英耨青。

一九四五年，解放了，我見了天日。土改时在大庭广众面前，我清算了周英，分了土地和房屋，領回了三弟。

現在，我們哥仨都已娶妻生子，吃穿不愁。父亲虽然年迈，却比以前健康，三弟是高小毕业生，当了大队团支部書記，三妹是个高中学生……这一切，都是毛主席給的，共产党給的。来日方长，更美好的生活还在后头，我永远听党的話，牢記階級仇恨，永不忘本。